

在中心的边缘

苦瓜之甜

◆ 南妮

让思想拐个弯

尊重生人

◆ 顾土

九道精致的冷食装在一个漂亮的红漆大托盘里,然后一份份分给客人。猪肉、鱼、鸡蛋、牛蒡、昆布、小麦、甜芋做成各种细巧的形状,穿和服的老板娘一一介绍这些成分。冲绳琉球时代的宫廷料理。热菜,汤,饭依次而上。冲绳的黑毛猪是有名的,听导游说,一般的烧法是放一点酱油,加当地的叫做“泡盛”的白酒,加冲绳的特产黑糖,味道鲜美。

所谓宫廷料理,讲究的是菜式的完美感。炸鱼是金黄的,衬的酸萝卜丝是白的。配米饭、酱油的渍菜装在瓷碟里,黄色褐色双色。海带、梅干、萝卜,一小碟,随主菜而上时,既是爽口之需,又有颜色互补的考虑。鲜艳的紫红、明黄等中式菜没有的渍菜的种种颜色,在上海的日式料理店里也通常能见到。在最小的乾

坤里,也要刻意体现完美,显示人所能表现的努力。所谓花与叶、密与疏、红与绿、腻与清……

印象最好的,却是去冲绳第一晚吃的家庭料理。复旦的校友周涛请客。深褐色的木桌椅擦得油亮,看上去有些年代了,店堂的布置家常而亲切,传统的榻榻米,每个座位上鱼形的瓷盘配一双图案漂亮的白色纸封木筷。是将讲究藏在浑然的朴素之中的。生鱼片,天妇罗,没有惊喜。惊喜的是苦瓜这道菜。苦瓜、鸡蛋、些许红萝卜丝,竟然炒成那样妙不可言的菜。一片片微苦之中含着清甜滋味的苦瓜沾了鸡蛋的鲜香,筷子伸出去犹如着魔法一般不可遏制。酸黄瓜是吃过的,酸苦瓜却是第一次尝得。酸中略苦,嚼之上瘾。

将一个普通的家常菜做成了一

道端庄高贵的菜——许久之后,回想起那个家庭料理店的苦瓜菜,相信那厨师一定是一个高手。用油和盐的恰到好处,以及苦味与其他味综合后可能有的效果他尽在掌握。那会是一个女人吗?

苦瓜能解疲乏,除邪热,使人清心明目、精力旺盛。冲绳的女性是日本女性中最长寿的,不知是否与多食苦瓜有关。她们日常还多吃一种被称作“水云”的像发菜一样的海生物,用醋浸泡而食。醋与长寿的关系已经有人在作证明。而苦瓜这个意象,让人饶有兴趣。苦瓜不会把苦味传给“别人”,因此有“君子菜”之称。苦瓜暗符人性中“嗜苦如甜”的那部分。舌间的那一点微苦缠绕不去,渐渐竟嚼出一丝清甜来,苦甜混杂相依相存,分明就是人生况味。巧克力只能食一颗,而为了品得苦瓜中的那丝甜,竟是能将苦不断咀嚼。苦瓜不来霸占你的口感,而是清理着你往日的浓郁,让你恬淡明智。

我成长的年代,是个对生人充满警惕的年代。老师、家长和各种教育都告诫我们,见到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,首先要观察他们是否形迹可疑,如果可疑就向学校和治安部门报告。所谓可疑,其实就是与我们习惯的言行不一致。那时的人大多生活在熟人社会,计划经济和票证分配制度,也让我们不熟不行,在城里是单位,在乡村是社队,吃喝拉撒睡住行加劳动,全都在内部解决。换个单位工作,换个地方生活,对普通人而言,比登天还难,介绍信、粮票让远行也变成了人生大事,所以,终老一生,多数人都在一个圈子里打转转。熟人社会,辈分清楚、级别清晰,所以,进退有据不成问题。改革开放后,我们逐步进入了生人社会,商品经济实际就是个生人经济。如今,我们每天几乎都必须和生人打交道,看到的人大多与自己的习惯不那么一致,形迹可疑成了司空见惯。但是,一种生活模式一旦养成,再改起来并非易事,多少年过去了,多数人还是不知如何面对生人,更不知如何尊重生人,言行失范成为一景。

与生人相遇,分有事和没事,没事的时候,假如有礼和热情,就要说:你好;有事的时候,麻烦、有碍对方,应该说:对不起,想主动帮助对方,可以说:需要帮助吗?可是,时至今日,我发现,没事的

时候,四周对生人都是面无表情;有事的不逊,不是直奔主题,就是出言不逊,最后拳脚、辱骂相加。

在生活中,平时交往最多的是商场服务和中介服务。在商场里,货车可以挡住你的路,服务人员可以抢在你的前面先行。我质问经理,回答是他们缺少专业培训。我告诉他,不能挡住别人的路,行走时礼让别人,这是起码的礼貌,不是什么专业。听中介服务说话,千万不能细想,否则就会气死。你要买房、租房,他们总问你几口人住,什么人住;你说不买了、不租了,他们就追问你为什么,然后以一己之见将你的所有理由统统驳倒;即使你说,不为什么,就是不喜欢,他们也要逼问,那你喜欢哪个?

身处生人社会,有一个基本观念就是,除了法律和文明的底线外,每个人的生活、习惯、家庭、偏好、知识背景千差万别,面对生人,不能自以为是,这是对生的起码尊重。但无论在商场还是在中介,尤其那些在城在乡过惯了熟人生活的服务人员,都是反其道而行之。买衣服时,我最怕遇上大嫂级的服务员,她们每次都把我驳斥得体无完肤,最令我难忘就是:天都这么冷啦,还买灰色的干吗?买房时,我最怕撞上没体验但有想法的年轻一代,最让我目瞪口呆的是:你家人口又不多,买四室的有什么用!

总是想得太多

恍惚

◆ 戴蓉

有人告诉我,晚间坐在收拾干净的厨房里,望着碗橱里泛着冷光的杯盘碗碟,她偶尔会生出恍惚之感:眼前的这一切会不会是梦幻?结婚五年了,丈夫、婚姻、厨房会不会只是自己的想象?小时候她常一个人玩,这样沉浸在幻想中的感觉对她来说再熟悉不过了。

不只是日常劳作,沉思也会勾起人类似的思绪。记得某个作家写过,一个下雨的黄昏,他坐在窗前写稿,突然对窗外的风雨声和灯光明亮的家疑幻疑真,几乎要伤感起来。这时,妻子牵着小儿开门进来,让他的感觉重新落回实处,他半欣慰半失落地说: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妇人总是把我从飘忽之中解救出来。

即便生活的轨迹没有太大的起伏波动,仍会在出门时晨风温度的变化,街心花园的香气里感觉到倏忽一季心里惊动。看一处熟悉的街

景,仿佛在看一场旧电影,情节、片段和台词闭上眼仍然历历在目。可是片子太老,某天也许会跳出短暂空白。去了若干年的粥店一段时间没去,再去时已经是空空荡荡的人行道。道路尽头烟纸店里的老人告诉我拆掉了。每季都逛的花市,这一次只看到一堵堵白墙。在路边零星的花摊上挑选风信子,摊主一口咬定花开出来是蓝色的,因为从蓓蕾中已经可以窥见一丝丝的蓝。顺口问她手边的薄荷是什么品种,她说是柠檬薄荷。不管是真是假,我喜欢她肯定的态度和清楚爽利的回答,我知道我不是在做梦。

某一个晴朗的下午,坐在庭院式的咖啡馆里看书,一只小小的飞虫停在我的书上,那一页便迟迟没有翻过去。无所事事的我在太阳下眯起眼睛,恍惚地想:那些离开过这里的日子是不是真的?我到底是回家了还是在路上?

本埠生活录

老戏骨

◆ 石磊

之一,早春之夜,去看裴艳玲先生的《寻源问道》。漠漠暮色里,缓缓走去戏园子,心里一遍一遍地在痴想,这样的国宝啊这样的国宝啊。而春寒薄薄吊在空中,沿途是络绎不绝的黄牛,在热气腾腾奔走相告,十分诧异近年竟有那么多的母黄牛横空出世。

无论如何,这个千金难得的春宵,看戏的气氛,着实是浓郁的。

裴艳玲先生高龄 65 岁,今晚着一件粉蓝水衣,一条黑绸宽脚裤,利落俊美得不行。端着包子给我准备的俄罗斯军用望远镜,将老先生一寸一寸端详遍。哪里有 65 岁老太太的没落痕迹,完全是正当大好中年的醇厚洒然。灯光下,夜奔的林冲剑眉刷地一立,真个是海沸山摇的意思都尽尽都有了。几句河北梆子,哭城,哽咽苍茫,亢亮流金,唱尽人生角角落落的幽咽恨意,聊聊数句,已是满台的霸气铺张,浑厚拔群。

哄堂彩声里,老太太推心置腹道,26年前,曾经来上海演过夜奔。26年前的我,多棒啊,现在的我,多老啊。我要是能演到70岁,该多好啊。那种岁月唏嘘,黑沉沉的台下,有几个观众,是能够刻骨懂得的?所谓老戏骨,眼前这位聪明绝顶的老太太,是顶级正版。

回家意犹未尽,连夜搜出26年前,小戏骨时代的裴先生,依然是夜奔,确实更脆更英气。然而,我还是觉得26年后,今时今日的

裴艳玲,远远优过当年。

戏骨绝对是老的好,赞到天地泼墨的大好程度。

之二,梅丽尔·斯特里普演撒切尔夫人,形似神似,笔笔入骨,奥斯卡不颁给她,还想颁给谁?可是我超级不喜欢。

梅太太演这本戏,太过深思熟虑,敌我之心太重,演的痕迹太峻刻,说得通俗些,便是用力过猛,犯了初出茅庐的小演员才会犯的低级错误。大概是演铁娘子,太有得戏做了,便通篇做足,撑得满满的,仿佛全熟牛肉,比较没劲。

梅太太亦是老了,年轻时候的灵气,十分可惜地,渐渐流散,逐年添起来的,倒是那种火候过了头的一寸一寸的柴。至于裴艳玲先生日臻佳境的那种恣肆放浪,梅太太是不一定能懂的。

两位老戏骨,一位 65 岁,一位 63 岁,西方凝视东方,我举手举脚,投东方的票。

我们中国人,太有福了。



诗歌口香糖

无题(259) ◆ 严力

- 对人来讲  
时间的性质  
就是忙和不忙  
哪一样都不能缺少
- 那天分手时  
雨下得不急不慢  
我的失恋也感染了  
这样的节奏  
如果失恋真得如此悠闲  
我愿意经常节奏一次
- 我们习惯集许多人的优点  
来组装成一个英雄  
但当他回归日常时  
却又变回成很多人  
此时谁来为此买单
- 我们喜欢用各种地貌  
来象征不同的人  
结果那个被沙漠  
象征的人  
多年来一直生活得最好  
因为沙子底下出产石油
- 前几年刚看到  
西方机场的商店有  
中文时  
忍不住进去消费一番  
后来才领悟到我的  
母语  
成为了商品的广告

西南的琐事尘语

到坦桑尼亚之前,我确定了三个地方是应该去的。一个是首都达累斯萨拉姆,一个是野生动物园的入口城市阿鲁沙和乞力马扎罗山,一个是桑给巴尔岛。

前两个地方都去了,达市呆了好多天,阿鲁沙是进出野生动物园时都停留了的,乞力马扎罗的山脚也呆了一会儿,还想了一会儿海明威。算是到此一游了。但桑给巴尔岛没能去成,没时间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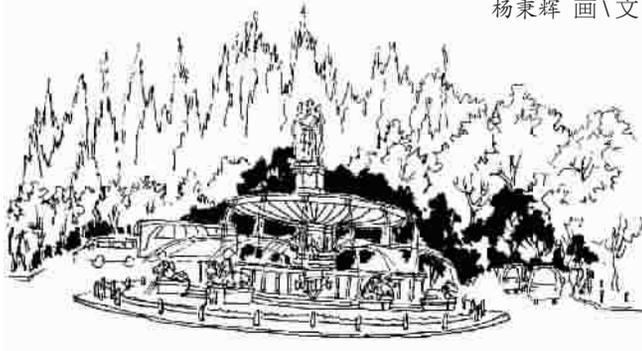
桑给巴尔原是非洲的一个独立的国家,1964年和坦噶尼喀并在一起,叫做坦桑尼亚。桑给巴尔由20多个小岛组成,以出产丁香闻名世界。桑给巴尔岛据说世界上最美的海岛之一,岛上景观特色和人文风格是非洲传统黑人文化、伊斯兰文化及印度文化的混合物,非常迷人。从达市的海边就可以眺望桑给巴尔。

在 Sea Cliff Hotel,正是好天气。Sea Cliff Hotel 是达市最著名

钢笔画世界

普罗旺斯,薰衣草之乡

杨秉辉 画 \ 文



普罗旺斯在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,西起罗纳河、东至瓦尔河的沿海地区皆可称为普罗旺斯,或称为“蓝色海岸线”,为法国著名旅游区。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亦曾到过此过冬,因而声名鹊起,英国及北欧人士更是情有独钟。普罗旺斯盛产薰衣草,七八月份山冈、平地一片紫色,令人赏心悦目,有“薰衣草之乡”之称。小城艾克斯为法国印象派大师、画家塞尚故乡,其城中多泉水,有“万泉之城”之美称。

对面的桑给巴尔岛

◆ 浩尘

的海边五星级酒店,Sea Cliff Hotel 是崖壁类的海岸,没有沙滩,海水拍打着崖壁,激起一层一层雪白的浪花。在这层雪白的上下,是湛蓝的天空和湛蓝的海水,天空中有雪白的云和浪花呼应。实在是美得不行,我们的领队李沛曾在坦桑呆过好几年,她眺望着远处的桑岛,说,哎,这里真不算什么,桑岛才真叫美呢。

在海边的白沙滩上转了一圈后,太美的海景让人有点瘫软,于是我就坐在沙滩上发呆。李沛指着对面的桑岛又说,桑岛的海滩那才叫美呢;很多人都说,全世界最美的岛是桑给巴尔和马尔代夫。

被这样反复的语言勾引后,在我短暂的坦桑之行中,桑岛成为了一个相当强烈的念想。我了解了一下:桑给巴尔岛在历史上先后被葡萄牙人、阿拉伯人和英国人统治,上世纪六十年代独立且并入坦桑尼亚后,实际上是一国两治,

保持着高度自治,外国人进入桑给巴尔岛都要查看护照并登记入境信息。桑给巴尔岛的经济好于大陆,石头城里有着大量精美的阿拉伯风格的建筑,桑岛的海滩更是一绝,美不胜收……

在坦桑的最后一天晚上,我们一行人到了达市海边的一个酒吧,“地中海”。是意大利人开的。酒吧就建在海边的沙地上,桌椅都是用船帮船板等改制的,仿佛浸透了海水的味道。黑色的海浪在不远处起伏,发出低低的呻吟。酒吧光线很暗,照明用的灯都是仿制的早期的煤气管的样式,在昏黄的灯光下,无数盏的白纱幔帐在海风中飘荡着……这是一个气息特别迷幻的酒吧,把我一下子给击中了。我真有点恍惚了。就在这时,李沛又指着对面已经隐没在黑暗中的桑岛说,哎,这次去不了,好可惜啊,桑岛那边的酒吧更美……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再去东非。